



陕北的好江南

■ 曾玉平

看到这个文题,您八成晓得我是要说陕北的南泥湾了。是的,我最近去了趟南泥湾,了却了一个多年的心愿。

说来您可能不信,这之前,我从来没去过南泥湾。应该说,在职时,延安去过多次,当然大多是去调研,也有幸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习过一次,枣园、杨家岭自不必说,其他的红色景点大多也都去过,遗憾的是从没去过南泥湾。

前年在海南过冬时,一次,院子里要进行春节联欢,我被邀请参加老同志组成的小合唱队,唱的曲目就是《南泥湾》。登台的那晚,老同志们精神抖擞,歌声饱满,一曲优美、昂扬的《南泥湾》博得全场喝彩,最终获评优秀节目。那时,我就在想,口里唱着《南泥湾》,心里想着南泥湾,可还没见过南泥湾呢,余生一定要去看看南泥湾。

金秋九月,我和表弟合计着去趟陕西,先逛西安,后赴延安,这下我终于有机会实现多年的夙愿了。

秋高气爽的陕北,车子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穿行,窗外是无垠而坦荡的黄土地,但颜色已不再是电影《黄土地》中所展现的、裸露着的黄土了,而是黄绿参差。翻过一道山梁,陡然,一片异样的色彩映入眼帘。那不是黄,是绿,是金,是一片绿意盎然、金黄遍野,宛若一轴流淌着的画卷。同行的当地朋友手指窗外,兴奋地告诉我们:“看,那就是南泥湾。”

我的心不禁为之一动。南泥湾,这个名字,早在儿时的课本与歌声里听过无数遍,熟悉得如同素未谋面、却又神交已久的老友。此刻,它便这般优雅地铺展在秋日的晴空下,美丽而宁静。

我一时实在难以将眼前这“陕北的好江南”,与史料上记载的“烂泥湾”联系起来。那时的南泥湾,是怎样的光景啊!史料里的描述触目惊心,沼泽连片,蒿草没人,山洪肆虐,豺狼成群。

其实,清代中期以前,这里曾是人烟稠密的繁华之地,“滥泥洼”或“滥泥湾”,是形容其地势低洼、泥泞潮湿的自然环境。同治年间,社会动荡,这里沦为荒芜之地,成了名符其实的“烂泥湾”。1940年,朱德总司令勘察此地时,为鼓舞屯垦士气,将原名雅化为谐音“南泥湾”,寓意积极向上和美好的未来。

“往昔的南泥湾,处处是荒山,没人烟……”那苍

凉悲壮的旋律,仿佛又在耳边响起。1941年春,那个中华民族最艰苦的年月,日本鬼子扫荡,国民党封锁,使得延安物资极度匮乏。根据党中央指示,王震旅长率领三五九旅,高呼“一把镢头一支枪,生产自救保中央”的口号,从绥德分批次开进了这片野兽出没、荆棘遍地的沼泽荒原。他们要执行的,是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要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下,自己动手,生产自给,为革命的心脏延安,输送活下去、战斗下去的血液。

那时,进入南泥湾,面临的就是绝境。没有房子就搭草棚、挖窑洞,没有工具就用废铁打造,粮食不够便挖野菜充饥。旅长王震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,双手磨满老茧;有个叫郝树才的战士,一天开荒四亩二分三,被毛主席亲切地赞誉“气死牛”。

就这样,奇迹被创造出来了。1941年开荒1.12万亩,蔬菜完全自给;到1943年,开荒10多万亩,产粮1.2万石,做到了粮食和经费全部自给;到1944年底,南泥湾种植面积已达26万多亩,不仅“耕一余一”,还向陕甘宁边区政府缴纳公粮万石。此后还建起纺织厂、铁厂等,让荒原成了“牛羊满圈、稻谷满仓”的小社会。毛主席1939年发出的“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”的号召,在这里变成了生动的现实。

思绪飘远之际,车子已驶入了南泥湾腹地。我们下车,去感受这片传奇的土地。道路是平坦的水泥路,两旁挺立着高大的白杨。拐过林带,眼前豁然开朗,那便是一望无际的稻田了。这才让人真正感受到了南泥湾的秋天,那最本真、最动人的容颜。稻谷金灿灿、沉甸甸地垂着头,风从塬上吹来,稻浪便一层赶着一层,展现出丰收的特有风姿。稻田间,有人在漫步,有人在摆拍,间或有飞鸟掠过,活脱脱一幅生动的田园牧歌图。

我不由得下到田埂,泥土的气息夹杂着稻禾的清香,沁人心脾。这香气,醇厚而甘美,带着阳光的味道。我蹲下身,轻轻抚着一株稻穗,那饱满的谷粒,密密地挤着,像一串串金色的碎钻。我在想,这每一粒稻子里,是否还蕴藏着八十多年前,那些将士的汗水与体温?他们当年种下的,或许不仅仅是充饥的粮食,更是一种信念,一种“在石头上也要开花”的坚韧与浪漫。

怀着崇敬的心情,我们走进了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。展室里的一幅幅图片、一件件实物,生动地记述了那个艰难而火热的岁月。在一架保存完好的老

式木质纺车前,我停下脚步,久久凝视,它通体被岁月打磨得油亮,纺锤上似乎还残留着棉线的气息。我眼前不禁浮现出,在无数个寒冷的夜晚,官兵们围坐篝火旁,笨拙而又认真地摇着纺车,“吱呀吱呀”的声音,和着远处的狼嚎,汇成一支奇特的小夜曲。这纺车,与现今的生产线,隔着八十多年的时光,一个是原始的、手工的象征,一个是现代的、智能化的代表,但其内核却是相通的,那便是用勤劳的双手,创造生活,改变命运。

也许,这就是南泥湾精神最朴素、最本质的解读了。它没有高深的理论,更没有缥缈的说教,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哲学,一种面对困境时“不等不靠、自力更生”的昂扬姿态。它用鲜活的事实告诉我们,美好的生活,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,也不是哪个人的恩赐,而是依靠自己的奋斗,一点一滴干出来的。在艰苦的年代,这种精神支撑着延安军民,战胜了饥饿与寒冷;在物质丰盈的今天,我们还需要它吗?

我想,当然需要!不仅需要,更应弘扬光大。今日世界,百年变局,挑战层出不穷。我们或许不再需要亲手去开荒种地、纺纱织布,但那种“自己动手”的创造精神,那种“丰衣足食”的奋斗尊严,却益发显得珍贵。它告诫我们,无论时代如何变化,外在的依赖总不如自身的强大来得可靠。对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而言,核心技术的突破、关键领域的自主,需要这种精神;对一个个体而言,不怨天尤人,不躺平懈怠,不断精进笃行,同样需要这种精神。可以说,南泥湾精神,对国人来说,是一种永不褪色的“传家宝”。

出了纪念馆,站在大生产运动纪念碑广场,大生产的雕塑栩栩如生,巍峨屹立。放眼远眺,群山如黛,环抱着这片肥沃的盆地,稻田、玉米地、果园、房舍,静静地沐浴在夕阳里,一派宁静祥和景象。

此景此情,我忽然觉得,“陕北的好江南”这一称谓,蕴涵深意。它赞美的,不仅仅是这里江南水乡般的景致,更是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那场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壮举,是人的意志与劳动,将曾经的“烂泥湾”变成了陕北的“好江南”。这是一个超越地理意义、呈现在精神层面的“江南”,是艰苦奋斗结出的甜美果实,是理想主义照进现实的灿烂光辉。

车轮转动,南泥湾在车窗中远去,但那金色与力量,已刻在心底。短暂的南泥湾之行,留下的不仅是几张美好的照片,更是穿越数十载时光的启示:幸福,永远耕耘在自己手中。



海疆风翼

陈菲 摄

一缕稻香的惦念

■ 宋继忠

记忆总在不经意间,将我带回年少时那片宽阔的稻田,停驻在那一缕熟悉的稻香里。当香气越过村口的小溪,轻轻笼罩安静的屋檐与袅袅炊烟,整个村庄便仿佛被温柔包裹,连梦境都带着清甜。

清晨的稻田里,母亲正弯腰割稻。镰刀起落间,成片的稻秆哗啦啦倒下;父亲则将老式脱粒机从路边扛到田头,仔细组装调试。机器轰鸣着,开始了一天的征程。年幼的我和姐姐们在田埂上追逐蝴蝶,跑累了,就坐下来把脚伸进带着露水的泥土里——那触感冰凉柔软,隐约透着青草与泥土的气息。

午时的稻香,是火辣辣的味道。父母总会赶着正午的日头,把前一天收割的稻谷全部铺展在屋后的晒场上,盼着尽早晒干。这时,他们便唤我们去帮忙翻谷。烈日当空,金黄的稻粒在阳光下渐渐褪去水分,而我们额角的汗珠,也一颗颗滴落在晒场之上。

忙碌了一天的父母,傍晚仍不顾疲惫,坚持要把晒干的稻谷收仓归囤。母亲弯腰一捧一捧将稻谷扒进簸箕,我们则撑开一人高的蛇皮袋,配合着装袋、清扫。父亲吃力地扛起满袋的稻谷往家走。夕阳为稻穗镀上金边,沉甸甸地垂着头,如一串串饱满的笑容。风吹过,稻浪层层推进,沙沙作响,似有人在耳边轻柔絮语。蜻蜓时而停歇在稻穗尖上,时而振翅飞起,划出一道薄薄的光影。偶尔一阵凉风袭来,扬起那股带着阳光味道的稻香,为忙碌的一家人送来片刻慰藉。

那么,稻香究竟是什么味道呢?它从不单一——那是阳光、雨水、泥土与时光共同慢熬出的芬芳。有阳光的暖意,有露水的清润,有汗水的咸涩,也有土地的厚重。每当母亲把新米倒入锅中蒸煮,热气便裹着香气袅袅上升。掀开锅盖的刹那,满屋盈香,让我们忍不住悄悄咽下口水。那是家的味道,也是岁月的沉淀。

近几年国庆假期,只要赶上秋收,我总会尽量回乡。踏上田埂的瞬间,那熟悉的香气便扑面而来,如一位“老友”紧紧握住我的手。稻田还是那片稻田,只是父亲的背更弯了,母亲的发更白了。他们总笑着说我瘦了,转身端上刚煮好的新米饭。热气氤氲,米香四溢,那一刻,所有奔波的疲惫仿佛都被温柔治愈。

夜色渐浓时,我常独自漫步至田边。晚风拂过稻田,携来那一缕刻入记忆的香。远处灯火次第亮起,如星辰洒落人间。我知道,这片土地与这缕稻香,会一直在这里,静静等待我的归来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永丰调查队)

金秋栈道行

金璐丽 摄



把荒芜酿成繁华

■ 孙萍

克拉玛依,在维吾尔语里意为“黑油”。

我的父亲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石油工人。他说,刚来的时候,放眼望去只有茫茫戈壁,连一棵能遮阴的树都难找。他们住的是自己挖的地窝子,半截埋在地下,冬天灌风、夏天闷热。晚上躺在铺上,能清楚听见沙子打在帆布顶上的声音——噼里啪啦,像下雨一样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,是父亲那双手总是缠着布条的手。后来他解释说:“那时候钻井全靠人力,钢钎磨破了手,裹上布条接着干。我们那代人,眼里只有井架,天塌下来也要把油抽出来。”正是凭着这股豁出去的劲儿,在戈壁上打出了一口油井。

如今,在数字油田的指挥中心,巨大的电子屏上,每一口油井的“呼吸与心跳”都化作跃动的数字。无人机如不知疲倦的鹰隼,掠过广袤油田,传回井场实时画面。老师傅们常常感慨,过去一个班十

几个人顶风冒雪巡井的日子,如今一个技术员在指挥中心就能掌控千里之外的油井。

真正让这座城市活起来的,是水。克拉玛依人太懂得水的珍贵——没有水,黑油再旺,城也活不起来。上世纪90年代,一场跨越400多公里的引水工程,成了这座城市的“新生礼”。建设者在荒漠中凿渠架桥,将额尔齐斯河的清流引到这片干涸的土地上。

水来了,一切都变了。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地,如今已绿意盎然。本地常见的胡杨、沙枣自不必说,走在克拉玛依的街头巷尾、公园广场,我竟能认出上百种树木——从外地引种的槐树撑开浓荫,白蜡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,樟子松挺着墨绿的针叶,银杏在秋天洒落一地金黄,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观赏树种,高的矮的,阔叶的针叶的,都在这片曾经只长砾石的土地上,稳稳扎下了根。

曾经的戈壁洼地,变成了今天的九龙潭。瀑布飞溅的水花中映出彩虹,穿城而过的人工河两岸,垂

柳与月季相依相伴。夏天有老人在树下对弈,冬天有孩子在河边堆雪人。谁能想到,这个“风吹石头跑”的地方,如今竟能看到天鹅在湖中悠然游弋。城里的老厂房也没有闲置,被改造成了文创园——生锈的机床成了雕塑,墙上的旧标语旁添了现代壁画。开车驶出市区,大片光伏板在戈壁滩上铺展开来,吸收着灼热的阳光,远远望去,宛如一片安静的蓝色海洋,与不远处起伏的抽油“磕头机”形成奇妙的对照。更让人惊叹的是农业开发区——那些耐盐碱的作物,依托精准的滴灌技术,竟在这片不毛之地扎下了根。

风又从戈壁吹过,却早已不是记忆中裹着粗粝沙粒干热的风。它变得柔和了,带着湖水的湿润,带着草木的芬芳,带着这座从无到有、一路走来的城市所特有的、坚韧而温暖的气息,仿佛在轻轻诉说:只要心里有光,脚下有力量,再贫瘠的土地,也能开出繁华的花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克拉玛依调查队)



林溪潺潺

赵家荣 绘